



□胡兆喜 文/图

那年高考放榜后，一向被老师和同学看好的我，只考了个最低过档线的分数。走，还是复读，着实让不知愁为何物的我尝足了苦闷滋味。就这样接受现实，的确心有不甘，可是复读，谁又能把握一年后的结局呢，毕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啊。

父亲说，我带你去见你三表

叔，听听他的意见。三表叔是村校的校长，算是我家亲戚中能数得上的有文化的人。

去三表叔的家要跨过一条小沙河，河床很浅，只是刚刚下过一场雨，本来露出水面的地段，没了不足一尺深的水。行人为过河方便，在河床上间隔铺排了十数块石头，这样就可以踏着石块而不用打赤脚过河。我们这

■青春岁月

儿把这种过河方式叫做“过石头步子”。

本来我走在父亲的前面，过“石头步子”时，我迟疑了一下，让父亲先过河，因为我心中没底，担心滑落石下，弄湿衣鞋。

只见父亲撒开脚步，一步踏着一块石头，向对岸跨去。虽然脚下石块摇晃不定，水花四溅，但父亲并没有在意这一切，只是望着前方，唰唰唰，一刻不停顿地跃了过去。

站在河对岸的父亲微笑地看着我，示意没事，让我过河。我低头看了看一身上下崭新的行头，心有余悸地迈上第一块石头。跃到河中心时，我感到脚步踉跄打滑，突然害怕起来。望着前面还有五六块石头步子，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行为，完全可以脱鞋赤脚过河，因为河水清且浅。迟疑间，我本能地想把已跨出去的一脚收回来，然而由于惯性，重心前移，扑通、扑通——我的两只脚相继滑落水中。站在河水中的我狼狈地望着对岸的父亲。

父亲对我招招手，说，你蹚

副刊【情怀】15

■“八小时约定” 征文选登

筑 福

□母春梅

晨光微露，
你那矫健的身影
已在城市上空跃动；

星点汇聚，
你那灵巧的双手
还在电脑键盘上飞舞。

盛夏当头，
你用仪器和脚步
攀越着城市的高度；

寒冬沁骨，
你在钢筋和模板间
捂出生活的温度。

昼夜走过你的路途，
那般深深浅浅；

寒暑拂过你的时光，
如此岁岁年年。

万家灯火，
寻不到黑夜里你归家的灯盏；

高楼林立，
升腾起黎明前你筑造的幸福。

里安家那天起，彻底冷清了。餐桌上的饭菜明显简单了。农忙之时，草草对付一口便好，甚至不开火。俩人除了心照不宣、默契地彼此递筷端碗、盛饭夹菜，便是默不作声地吃完，下地干活或父亲喂猪、母亲刷洗。乡邻串门，父母会热情地请尝上一口，或让跑进院的孩子喝碗粥、吃块饼。人散去，又剩俩人。

好在，父亲老成了小孩，看到邻居家吃啥好吃的，也唠叨着母亲去做。端午节，本不打算包粽子，可父亲闷闷不乐，母亲便好买了米、豆、枣、粽叶，摆开阵势、架起大锅，吃得父亲合不拢嘴；榆钱绿了，便采了搅玉米面疙瘩；邻家吃饸饹、煎饼、年糕，母亲没心气做了，也要为父亲讨来尝尝。我笑他俩，母亲悄悄说：你爹打小没了娘，在吃上是受了苦的，能满足就满足。

也好，父母做了好吃的，我们会闻着香味回家，重新点燃父母的餐桌。一家人团圆，父母合着我们的胃口，摆满小小的餐桌。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可父母除了让我们吃吃吃，便再无话语，只乖乖地听着我们唠叨他俩注意身体，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在我们躺过的炕上打闹，咧开露牙露齿的嘴只是笑。

忽地心头一紧：如若父母有一位先走，会不会也照旧在餐桌上摆两套碗筷，倒两杯酒；喝了这杯，再伸手端来那杯喝不了的酒，闭眼，干了，沉默。直至，陪伴父母一生的餐桌，永远尘封，不再打开……

■工友情怀

小 主 任

□刘小平 文/图

说起小主任李佳蕊，其实个子并不小，身高一米七，在女孩子里是很高的了，说她小主要是因为岁数小，今年才25岁，可24岁时她就被提拔为综合办公室主任，在公司里是年龄最小的部门主管。

别看她年纪小，却是业务精通，独当一面的小能人，工作起来尽心尽力、激情四射，责任心极强，提起李佳蕊，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与她仅有一面之缘的外来办事人员，都对她交口称赞。

2013年8月，她从学校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建工安装集团通风公司，从事劳资员工作。几年来，她做的工资单从未出过差错。2016年8月，因原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作调动，李佳蕊被提拔为综合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事、劳资、行政及办公室的全面管理工作。

大家都知道，人事、劳资、行政等管理工作都是非常琐碎的工作，没有一点耐心和责任心是干不了的，而且除了劳资工作以外，其它的管理工作对于她来说都是陌生的，需要从零学起，为此，她就坚持每天早来晚走，努力钻研业务知识，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积极向老师傅请教，通过努力，她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全面掌握了管理技能，受到领导的称赞。

作为办公室主任，李佳蕊既要负责劳资考勤工作，又要负责公司的各项行政工作，哪个科室的打印机没有硒鼓、墨盒了，她要管，没有打印纸、办公用品了她要管，会议室、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保洁打扫了，她也要管，公司的营业执照需要年审了，她还要管，但她从不厌烦，而且井井有条。

“李佳蕊，咱们公司这个月多少人？”“128人”，“谁调走了？”“李宝信”。“佳蕊，下周我都有什么会？”“经理，下周



一9点，在集团公司五层有一个党政一把手的工作调研会；下周三下午一点半，在咱们公司六层会议室要召开一个党支部大会，您别忘了，到时候我也在前一天再提醒您一下。”就这样，办公室的所有大情小事，她都了然于胸，当有人夸奖她时，她总是说，这是我的分内工作。

在工作上，她还有着极强的责任心。今年2月份，我们所在的办公区因物业业的电缆老化造成了线路短路起火，致使电梯和各公司的办公用电全都没有，无法办公，办公楼就成了一座空楼。

到家的第二天，她又不放心，驾车三十多公里来到办公区，用手机的闪光灯照明，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楼梯爬到七层，逐个检查所有科室的门窗是否关闭，并将所有的照明开关都处于关闭的位置，避免因物业检修部门的临时送电而造成火灾事故，确认全部没问题后才离开办公区回家。当公司领导知道后夸奖她，她还是腼腆地说，没什么，这是我的分内工作。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业，有的只是一如既往、不计得失、任劳任怨。朴实无华的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默默地为公司的事业发一份光、一份热。这就是我们的“90后”小主任李佳蕊。

■家庭相册



父母的餐桌

□张金刚 文/图

父亲见母亲第一面，拘紧地彼此寒暄后，并未表态，姥姥做了顿面条招待父亲。第二面，姥爷详细盘问了家庭状况，端一摞烙饼上桌。第三面，姥爷依了母亲：他识文断字，会拉琴；家中独苗，人老实，没啥意见就允了吧！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一起包了顿饺子，热气腾腾。一个月后，母亲骑着毛驴进了我家。

父母一起吃的前三顿饭，可大有说道：吃面条，意为从长计议；吃烙饼，意为摔打摔打；吃饺子，意为捏在一起。餐桌前，父母守着彼此，守着这个家，咀嚼生活滋味，看过岁月风雨，恍然已近六十年。

父亲自小没了娘，个子小，人瘦弱，母亲打心眼儿里心疼，便盘算着家底，极尽能事地丰盛着餐桌，让父亲和爷爷吃好。看到母亲在餐桌前可劲儿给父亲夹菜、盛饭，爷爷甚是欣慰；他在因病离世前，拉住母亲的手，含泪嘱咐：“我儿命苦，有你照

顾，我就安心去了，我们老张家积德了！”

大哥二哥和我，相继出世，父母原本寂静的餐桌，陆续热闹起来。一日三餐，“饿狼”般的半大小子早早坐定，眼巴巴瞅着灶前的母亲盛饭上桌。继而狼吞虎咽，有时甚至为了一口鸡蛋、一块馍，争抢扭打成一团。父母只是相视而笑，从不责骂，说是怕影响我们心情而窝食。

那年月，有啥好吃的？可母亲却边请教边琢磨着，学做各种“美味”，让我在从肚瘪到肚圆间，永远记住了“母亲的味道”。八宝粥、蒸馍馍自不必说；炸饸饹、摊煎饼等稀罕食品也不在话下，甚至自家做大酱、漏粉条……有时，在柴火余烬中埋几枚土豆、红薯，在蒸馍时蒸一碗米饭、几块南瓜，在煮粥时煮仁鸡蛋。当年感觉母亲是无所不能的“食神”，现在方知父母是勤俭持家的“能手”。

父母火热的餐桌，自我在城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